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八月的乡村

萧军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萧军代表作

八月的乡村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 屏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军代表作：八月的乡村 / 萧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萧… II. ①萧…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74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萧军小传

萧军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1907年7月3日生于辽宁义县(现属锦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

萧军7个月丧母,幼年吃“百家奶”,6岁入本村私塾开蒙,9岁读《西游记》,10岁随父到长春,就读于吉长道国民商埠小学校,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国文尤得老师赞赏,痴迷中国武术。曾因反抗体育教员的无理申斥被学校开除。

1925年,萧军到陆军34团步兵营当见习文书,其间大量接触中国古典诗词,并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1927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为第七期学员。1929年5月在《盛京时报》副刊上发表具有强烈反军阀意识的散文处女作《懦》。1930年因替别人打抱不平被校方开除。

“九·一八”后,萧军在哈尔滨结识了逃婚在外的萧红,相处中产生感情,开始共同生活。1933年两人合出第一部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萧军萧红经大连、青岛,辗转至上海,通过求教结识了鲁迅。1935年7月《八月的乡村》出版,鲁迅亲自作序给予高度评价,称这是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作品中“很好的一部”。在上海,萧军相继创作了一批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并参与了《海燕》、《作家》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八·一三”后,他到武汉参加《七月》杂志的编辑工作。1938年年初,他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学指导,后因阎锡山反共,辞职离去。

1938年8月,萧军萧红在西安最后分手。萧军赴兰州、成都等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写作。此时与王德芬相识组织起新的家庭。成都的岁月他写出长篇旅行记《侧面》和不少杂文剧本。1940年6月,萧军到达延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和“鲁艺”教员。抗战胜利后,他赴东北解放区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在哈尔滨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后因对当时政治生活提出不同的看法受到批判。

1949年他去抚顺煤矿体验生活,编写了京剧《武王伐纣》,并创作了长篇小说

《五月的矿山》。1951年萧军调入北京市政府“文物组”，任文物研究员。此期间因发表作品受种种阻碍，一度欲弃笔从医。他最终未放下笔，将早年出版的《第三代》改写为《过去的年代》，并整理创作了《吴越春秋史话》、《长篇历史小故事拾译》等。

“文革”结束，萧军得到了政治上的彻底平反，被誉为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晚年出版了《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近作》、《我的童年》等书。写作之余他还参加了大量社会活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北京作协副主席。

1988年6月22日，萧军病逝于北京。

目 录

萧军小传	1
------------	---

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	3
-------------	---

中短篇小说

桃色的线	135
孤雏	141
疯人	162
羊	166
江上	190

报告文学

侧面	221
----------	-----

散 文

绿叶的故事	291
消息	295

大连丸上·····	297
死魂灵·····	301
初夜·····	304
病中的礼物·····	309
邻居·····	312
萧军主要著作书目 ·····	325

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

一 流

在茂草间，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人可以听到蛙、虫子……诸多种的声音，起着无目的交组，和谐的随伴着黄昏，随伴着夜，广茫的爬行。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绵尽的远山。太阳就是由那面一个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老鸦叫出的声音，常常是不响亮，低哑，充饱着悠沉和倦怠。

桦木林是丛密的，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那是很调皮的小东西，沿路生着的，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其间野藤的牙齿，更很容易能够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

这里的蚊虫，唱着集合的曲子——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喑哑下去。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

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放弃一般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

小溪不大纡曲，伸长在脚底下，靠近路的右边，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至于蛙们呢？因了人们的经过，暂时会跳进水里去，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随后它们会自由的再爬出来。

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们开火，所以步枪并不拘泥，任便每人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

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胁下。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

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小红脸摸出了自己的小烟袋，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他想着：

——这是不行的呢，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

他的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的嘴里出现过了。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的嘴。当他的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他快活，闲暇……一副充血的脸色，喝过烧酒般，红红地；瞳仁近乎黄金色；眼睑有些浮肿，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

他一只手并不舍开还在摩挲着烟袋。同时开始在思想：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让他吃一袋烟呢？枪声不已经没有了吗？他侧开头，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瞄一瞄走在更前边的“领队”。——他还是不松懈，没有思虑的走在前面——小红脸近乎失望了！他想还是不如作农民时候自由多了！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就是在手里提着犁杖柄手，也是一样哪，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的咬在嘴里呢！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小烟袋又凄默的捏在手里：

“我们该歇一歇了吧？”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

“小红脸同志说得对——我们全该赞成他。”

这是谁的声音呢？人们没有工夫去觉察。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和不常说听的话。什么“同志”、什么“赞成”，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

全是疲乏的。全赞成小红脸的主张。但是人们的脚步谁也没能第一个就停下来。小红脸的烟袋还是如先前一样，空空地捏在自己的手里。这是说，还没听到“领队”发“停止”的命令。

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横在面前的是一蹲广平的大石头。在队前头一只臂向着天空举起来，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接着有很平静的“停止”两个字的声，使每个人全听得很清楚：

“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歇一歇吧。不过这里也不是安全地方呢！歇不多少工夫的，知道吗？我到对面那个小山上去担任警戒。你们可以替换着到底下小河里去喝点水，洗洗脸，吃点干粮……无论怎样，明天一早晨，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不要平放在地上，或是碰到石头……”

“领队”的话并不被谁怎样注意着。不如平日那样吸引着人们。人们的心中只是占据着那清凉的水流，袋里的干粮；小红脸呢？只是他手中的小烟袋。谁也不注意萧明说完了话，怎样自己提了步枪，走下谷底，跨过小河，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对面的小山上去——

在小山的上面，可以超视过桦木林，看到那一带远山。人家的房屋不常见，尽是一些不规则的树林。太阳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山叠的后面，有着很浓黑的晚云开始发动。

他默然的数着，日间他们和敌人接过仗的每个山头。隐约还可以看见那个独立而不甚高大，有些乳头形的山峰——在那里被击毙了两个弟兄，眼见着被敌人割了脑袋！

——这又是弟兄们的牺牲！

萧明的眼睛有点朦胧——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从这一面石头上，他看出那是刘大个子，腿拉长的睡着了。别的几个人，蹲伏着身子，有的像蛤蟆一样饮着水，浇着头发。小红脸吸烟时的火光，很急速的闪动。

蛙声更是显得响亮了。晚云发展的非常迅速，不到多大工夫，已经快占满了半天。

落雨在人们是平常的事，就如饥饿一样。

“伙计们，就在这石头上过一夜吧！他娘的，实在够受了——今晚还得向王家堡子赶？”

刘大个子手交搭在自己的肚子上，闭起绝望的眼睛，接着说：

“我算没气力再赶下去了。赶到王家堡子不保准就能遇得上？”

一任刘大个子自语着，谁也不去理他。

由烟袋一闪动一闪动的光亮里面，可以看到小红脸的脸，比起日间更红了。胡子稀疏地，半闭了一只眼睛。

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的咬着烟袋去耕地？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的？那个神秘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的人们，和硬占了他的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孩子们呢，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们一样，到学堂里去念书，不再到铁道附近去拾煤渣……

这些可怜的题目，一直在小红脸的心里埋藏着。他有多少次要去问问萧明，

可是当这青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如蒙了解答样。在眼睛里，似乎永久埋着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定的。

这次赶到王家堡子，他想：那是可以遇到萧明一向所说的本部队吗？那是可以会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什么时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他有些为这不可知的日期忧伤了！他想到他的妻，一个良善而又能干的女人！他们从不吵架！孩子也是他所喜欢的！他甚至想到他养大起来的一只狗。这样想着，烟袋全有些忧伤了！但是想到他那被强占去的田地，硬逼着给拆掉了的家屋……烟袋火的闪光，又开始连续的在扩大——头是侧斜的，两臂始终是抱住自己的膝盖。

刘大个子只是拉长自己的腿，再什么也不说了。一动也不动闭起他的眼睛，不关心天空的云，也不关心什么虫子、蛙……这样喧扰侵扰不了他。起始他幻想：如果马上吃一顿无论什么样的饱饭，而后就睡在这石头上，就是追袭他们的敌人真的到了，捉住他去枪毙，他全不在乎。他不甘心离开这石头。

“弟兄们起来，我们马上走吧！天是不可靠，怕是要下雨——”

在对面小山上守望的萧明回来了。他拍着刘大个子的腿和他身旁的小梁兴。

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响着鼻子。夜云刻刻在天空起着层积。

“起来——我们马上就走——”

“再歇一刻不好吗？——萧同志！”刘大个子沙哑着嗓子，这说话是近乎玩笑样的哀求。

萧明沉默着，他坐在大石头近边一块小石头上，整理自己的鞋子——头埋在黄昏里，野蒿在身边摇颤。

别人也全沉默的整备着自己的事。一切全停当。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地睡在石头上，鼾声更显得响亮了，这是假作的，谁全知道。

“这条癞皮狗，你不起来……我们丢下你……叫敌人检你的‘蛋！’”

在模糊中人们听出来，是李三弟的说话。平时他常和刘大个子开玩笑。

小梁兴去扭大个子的耳朵。

“大个子不要再撒懒……”萧明的声音近乎酸楚，“我们谁也不是谁的长官，你一定知道我们不会枪毙你。对的，我们是弟兄、同志。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应该想想在白天……徐同志和高同志……被割去脑袋的情景！一定要忍耐，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为了那死去的弟兄们……”

使每人全刺痛、在日间一幅活现的、人与人之间残杀的画图，又重摆在每人的记忆里。

“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

萧明挺直了自己的身子，走近大个子躺的地方，用拳头抵着他的腿说：

“我们九个人里，死了两个强壮的了！现在只有你，还比我们结实！你知道：梁兴他比你年青十几岁；崔大哥呢……要大过你二十岁啊！——起来，检查子弹——”

刘大个子的饥饿忘了！疲乏忘了！他跳起来。

“每人还有多少粒？全放在这石头上——”萧明命令着。

“四十五——十五——十七——九——二十五——十三——……”

只有孩子梁兴的数目太少了。他喜欢乱放枪，这时很不过意拿出自己的数目，也放在石头上。他猜想萧明也许会说他什么。

“小伙计，你就剩这三个玩意吗？”萧明的眼睛计算摆在石头上的子弹，计算怎样分配才能平均，才能没有一粒剩余。同时和平着声音，向孩子说：

“记住！小伙计，不要乱放枪，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四十五加十五，十七……九——一粒要顶我们敌人一百粒用！——九……二十五……——现在我们均分吧！一共是一百二十七粒，用七除，每人应该得十八粒。还多了一粒随便谁拿了去。”

“……这粒子弹你们全不肯拿，就放在我这里——弟兄们，要当心，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马上……再和敌人开一次火，一定要吃亏！必得要赶到王家堡子，在明天一早晨。”

……

开始前进——

又开始沿着这无边际的桦林，探索着无边际的夜，踏了蛙的声音和虫子的声音。

一向在脚下，在后面，如一条会唱歌的蛇啾啾的跟踪着人们的小河，现在渐来渐远了，向路的右边爬过去。

饥饿，疲乏，燃烧着每个人！死亡在四处筹备着；闪着光不甚遥远的袭击落在了后面。夏天的云贼一样的快！所有天的空隙处，已经再看不到一颗眨眼睛的星。老年的崔长胜，诅咒着说：

“眼睛太不济事了啊！老年的东西，真是什么也要不得的啦！”

人是铅一般的沉默！小红脸走在他的前边，梁兴走在他的身后。老年人常常要被路上的石头开玩笑！人们只有梁兴比谁更关心他：

“当心点脚底下的石头！不要尽说话啦！我的爷爷！”

“喂！年轻的小兄弟，你为什么开玩笑，叫我‘爷爷’呢？不要这样轻视我！我们是同志！你们全是年青强壮的小伙子！你们能够眼看着把那些日本兵赶跑，你们一定会享受到‘新世界’的福啦！我呢？一生也就是这样的啦！什么苦楚我全吃过！……”

“崔大哥不要尽说话！总要小心跌倒了。”小红脸亲切地说。

“不是这样说，你们都是年轻、强壮的小伙子！我呢！只要一看到萧同志说过的‘新世界’，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好，只要看到，只要一看到……我就甘心呢！反正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用！我死在哪里，你们就扔我在哪里——萧同志——你说的那样好的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来呢？把日本兵全赶跑了就成了吗？”

“老伙伴！当心脚下的路吧，云彩今天遮得太黑了！——对啦，只要一赶跑那些日本兵，‘新世界’马上就来！这是一定的。”

在阴夜里，萧明走在六个人的前头。为的辨识不要使大家跑错了路，眼睛常常要睁大着。这样工夫一久，那会发生很不好受的胀痛！汗又开始在前额和身体各部分沁流。他知道自己这样说话在欺瞒老年人。这话他自己全不信任。实在自己也估计不出“新世界”究竟诞生在哪一天。不过他知道“这是一定的”，新的世界一定会来到的。

“一定的吗？萧同志？啊？——”

“一定的——”

“萧同志，今晚非挨浇不可！非挨浇……他妈……浇吧！”梁兴在队尾喊着不甚大的声音。

“倒霉！挨浇是小事，也总得到哪弄点东西吃吃啊？萧同志，你是我们的‘领队’，这里的地理你熟习。”刘大个子说。

“不长进的家伙！你再回去吧！给他们叩顿头，他们也许饶了你，给你个官干干。”

久久不说话的李三弟沙着嗓子又在嘲弄着刘大个子了。如果在日间，可以看到那表现顽强、固执，头发浓密密地压着那不广阔的前额，而眉毛似两条不蠕动